

●青春

捉迷藏

洞口县第一中学高三532班 刘晓洋

日落时分,母亲在屋内烧菜,从窗外斜射入屋内的阳光将整个屋子都照亮了,母亲的脸也被染得绯红。

“双儿,玩去了!”叶子在门外大喊。

我闻声便跑了出去,经过院子时,那只老母鸡正在“咯咯”叫。它大概又下蛋了吧,我是这样想的。我打开门,看见叶子满头大汗,衣服也湿透了。

“怎么,你掉水里了,下回小心点!”

“没没,在玩捉迷藏呢,他们要我叫上你。”

我一听,便来劲了!

“好哇!我去告诉我妈!”

待我和叶子赶到时,天已经完全黑了,可这并不妨碍我们玩游戏。

我们捉迷藏的地方是个草地,周围有几棵大树,还有沙堆和红砖,周围也有灌木丛。

“开始。”叶子对站在大树下的阿强喊道。

阿强开始数数了,数到了一百,他就得来找我们。

我和叶子寻了好久,才决定躲到沙堆后面去,可一去便看到小甜已经躲在了那儿,我们便只能去灌木丛中躲了。阿强数完后,就开始找人了。他借着微弱月光,向前一步步走去。月光在他眼镜上反射的光,如一把发着冷光的剑,直直地刺向了我。阿强向我和叶子一步步走来,我就如热锅上的蚂蚁,已经是不知所措了。叶子抓紧了我的手,我们的衣服都让冷汗给浸透了。

“呼!”一块砖倒了,阿强马上向声源处跑去。我和叶子都松了口气。

“小甜,是你啊,我找到你了!”阿强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小甜噘起了嘴,脸上带着点儿愤怒。

我想小甜是想换个地儿藏,可一不小心就把身后的砖块给弄倒了吧。对了,沙堆和砖块可是被放在了一块儿的。不过,还是得感谢小甜救了我们。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,便趁着阿强和小甜对话的时候,带上叶子向树下跑去。

这是棵歪脖子树,自打我出生以来,这树就长在这儿了,我自然是不知道它在这儿有多久了。

“叶子,你先爬上去,我给你打掩护!”

“好。”叶子顺着树干爬了上去。

我见她安全上去了,也顺着树干爬了上去。我们在树上一直看着阿强急得到处找我们,看着看着,我们便睡着了。

“啊……”

我被一阵尖叫声给吓醒了。睁开眼睛一看,原来是叶子啊。

“干啥啊,你!”

“阿强已经回去了,现在肯定很晚了吧!”叶子几乎是喊出来的。

“什么!”我大叫。

我回到家后,母亲便用鞭子追得我满院跑。当然,我还是吃到了那只母鸡下的蛋。

这就是我的童年,满载我美好回忆的童年。

(指导老师:唐昕 向辉)



新邵白龙洞

杨民贵 摄

●记录

盲鸡

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吴焱梅

它瑟缩在一角,黑色的羽毛略显暗淡,偶尔向外看一眼,终是不曾挪动半步。它守着竹片堆成的高地,俯视游览的鸡群,成了独立的个体。它是不同于其他鸡的,它,是一只盲鸡。

买回它是在一个下午。爸爸妈妈去赶集,回来时拎着几只鸡,里面就有它。刚买回时,它还是活蹦乱跳的。奶奶说:“买鸡还是得早些,去晚了鸡难免会有些瑕疵。”不知是不是应了这句话,它没几天就病了,变得没什么精神,喜欢蜷缩在一角。刚开始我以为它只是有些怕生,所以也没怎么多想,直到奶奶扯着我帮它喂药,我才发觉它病了。

黄昏来临,它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竹片上,别的鸡已经回笼了,只留它在原地。爷爷瞧见了,便让我赶它回笼。我赶了赶,它贴着墙角瑟缩着,我抱起它,只觉轻得厉害。它扑腾一下,一下子坠到地上,看它似乎摔疼了,我觉得十分愧疚。把它捧到食盒前,它耷拉着脑袋啄了几口,显得没什么精神,我瞧着它只能微微叹气。

忽然发觉鸡群与人群也有着几分相似之处,似乎每一个群体总有那么几个特别的存在,若是好便受到更多照顾,若是不好便是更多排挤。一只盲鸡,又是生鸡,别的鸡也不搭理它,它只能贴着墙

角,远远看着鸡群。我读不到它的情绪,但却瞧见了它的孤独。人们总是同情比自己弱小的生物,我看着它,突然觉得有些心疼,虽然它不是人,但我却在它身上看到了稚童般的无助。

阳光洒下时,它蜷缩在黑暗的一角,它是不热爱阳光吗?还是有些胆怯?或许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盲鸡,只是病痛让它一时失去了光明,找不到方向。它不是人,没有人搀着它前行,也无人陪它说话,它只是一只鸡,一只盲鸡。或许黑夜来临时,它会有着几分放松,因为它与鸡群变得相同,它们瞧见的都是黑暗,它们挤在一起相互取暖。在那时,它或许是真的放下了所有防备,它不再跻身墙角,成了鸡群中真正的一分子。如果它会流泪,也许会淌出几滴泪来。

我坐在桌前,又想起了那只盲鸡。也许几天之后,它不再吃药,不再眼盲,或许它会回归鸡群,或许它会在阳光里肆意蹿跳。

贤惠的媳妇,帮着他照顾患有痴呆的阿婆。阿婆总会在犯病时唠叨着那句:“娃啊,猜猜阿婆给你带什么回来了,嘿嘿嘿,这次你肯定猜不到!”

这年的阿诺50岁,小有成就,成为人们口中的大老板,他总会开玩笑地跟别人说,我的老家是钢丝球。阿婆已经走了,阿诺把她安葬在了家乡。他还给家乡投资了一所学校,他想着,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就不会跟他当年一样,下雨天满教室的接水盆。他开始怀念那个看着窗外发呆的少年。

这天的阿诺70岁,他看了大海,银白色的头发在夕阳的照射下,随着海风飘荡,涟漪的波浪让他忆起了家乡的大山。在老伴的搀扶下,他们背对着夕阳,走上了归途。这天的阿诺,已经步履蹒跚,两鬓斑白,他的手脚总会发抖。阿诺开始迷路,分不清方向。

“爷爷,您还记得您家在哪儿吗?我送你回去啊。”

“我家……我家……诶,你送我回钢丝球那儿好不好?”

青少年文艺

QINGSHAONIANWENYI

●励志

兴我国防,扬我国威

新邵县陈家坊镇中学265班 唐柏孜

习近平主席提出:“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既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,又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,富国和强国,如车之两轮,鸟之两翼,不可或缺。”

历史告诉我们:国防强大,国家才有尊严。

“落后就要挨打,强盛才有尊严。”这是几千年来血的教训。一百多年前,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,将中国的尊严践踏于脚底。我们不能重蹈覆辙,我们要筑起国防的铜墙铁壁。

国防强大,国才有力量。

沧海桑田,神州巨变,中华民族终于在屈辱中站起来了,她挺直腰板,头颅高昂,扬眉吐气了。蛟龙号刷新纪录,实现了下五洋捉鳖的梦想;神九与天宫共同遨游太空,我们载人空间站的梦圆了;辽宁号航母入役,我们的航母梦实现了……神舟上天,蛟龙下海,航母驰骋海疆,尽显

我国防之神威,令世人瞩目。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动力源,现正以自信与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悠悠五千年,泱泱大中华,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正载着炎黄子孙的希望和梦想,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奔。幸运的是,我正站在起跑线上,英姿勃发,自信地展望着未来。也许守护国防对于现在的我还略显遥远,但危难之际奋不顾身守护国家,必定有我的一份,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的名字,中国人!

梁启超先生说过:“今日之责任,不在他人,而全在我少年。”我们华夏民族少儿郎,将继续往开来,前赴后继,树国防意识,学国防知识,为兴国防、扬国威做好准备。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”数风流人物,还看我们。

(指导老师:宁双桂)

●思考

都是手机惹的祸

新邵县陈家坊镇中学270班 李英东

近来,同学们士气低落,萎靡不振。班主任凭借自己多年的任职经验,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之病因,提出了“星期病论”。这一理论一推出,就得到了许多同学的认可,大家暗叹班主任的火眼金睛。星期病论:顾名思义,专指同学们在学习日,也就是周日至周五的病症。其病症大致发展趋势是由重到轻,再由轻到重。下面让我们瞅一瞅典型病例甲同学的病例史吧!

镜头一:周日,病情严重。甲同学背着书包兴冲冲地跑进教室,可还是没踩上点,迟到了那么几分钟,被罚跑几圈回来后,汗涔涔地咕叻:“竟然迟到了,来这么早干啥?”说完,拿出书挡住脸,两只“熊猫眼”无神地盯着墙上的挂钟。直到“叮”的一声,响起了下课铃,同学们猛地四散,他也像在干旱的沙漠寻到了绿洲,两眼又恢复了原来的光泽,抓住同桌激动地说:“喂喂喂,知道吗?我昨天拿了个‘三杀’耶,我那队友……”看他那唾沫横飞、神采奕奕的样子,嗯,病得不轻呀!

镜头二:周一,病情稍缓。经过一个晚自习的治疗,甲同学的气色看上去微微红润了些,但脸上的那双“熊猫眼”仍然十分醒目。乙同学一脸奸笑地问:“难道昨晚回去又约‘王者荣耀’

了?”甲同学一脸无奈地摇头道:“哪敢呢,昨天就把手机上交了,这是昨晚我玩心大发,却又无可奈何,以致失眠给熬出来的!”言毕,趴在座位上睡着了。上课时,他的眼皮一直在闭闭合合。

镜头三:周三,病情基本痊愈。这几天未玩“王者荣耀”的“蚀心之痛”基本已被繁重的学习压力所掩盖,甲同学求知的眼神和积极踊跃的发言又重现在课堂上,病情基本痊愈。

镜头四:周五,病情再度复发。“哎哟,下午我的小手机又可以重回我手中了,哈哈哈,朋友今晚‘王者荣耀’约起来!”虽然与甲同学的位置相隔颇远,但仍然可以听到他猖狂的笑声以及言语中掩盖不住的喜悦。他又开始像周日一样,做起了时钟的奴隶,待到第六节课下课的时候,他“嗖”的一声,从凳子上站起来,几乎是以飞一般的速度奔回家。

甲同学就这样以游戏为生活动力,过完了一个又一个星期,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,他的熊猫眼越来越严重,不得不佩戴厚厚的近视眼镜来遮挡。结论:这是当代才发生的一种相当严重的病,病源是手机。据权威机构统计,该病在中学生中发病率极高,须引起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高度关注!

(指导教师:陈华云)

●诗园

竹林吟

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刘玲娣

竹摇枝叶语,玉露几时收?欲把相思寄,一弯月作舟。

桂花香

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杨洋

徘徊小道旁,桂子送芬芳。蝶舞蜂飞闹,殷殷逐韵忙。

犯困

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易明慧

日正三竿上,书声琅琅扬。庄周偏入梦,化蝶捉迷藏。

(指导老师:宋阳玲 蒋少良 陈淑媛)